

## 旧事

我见证了  
株洲对外开放

张人杰

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激情飞扬的年代,是一个国门向世界迅速打开的年代。1984年10月,当时的市委市政府决心用大手笔大动作来推动全市的改革开放和各项工作,成立了经济体制改革等四个领导小组,从全市企事业单位、科研单位选拔了一批年富力强的年轻干部,进入各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我当时刚刚30岁出头,和小刘一道进入对外经济领导小组办公室。小刘比我大两岁,从某工厂抽来。他是厂里引进办主任,懂日文,我是某研究所情报室主任,懂英文。

办公室设在市政府一楼,当时的市政府办公楼十分简陋,河东江边一栋小小的红砖房子。我们负责全市对外经济、引进项目的管理、审批与协调。那时候,封闭了几十年的国门突然打开,要与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打交道了,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刺激。各家工厂引进外资、引进技术的积极性十分高涨。我们几个都是学理工科的,对外经贸从未接触过,什么“三来一补”“许可证贸易”“到岸价”“离岸价”,都搞不清楚。好在市外贸局、市经委来了几位同志,大家互相帮助,取长补短。

为了“恶补”外经贸知识,省外经办举办了首期对外经济培训班,要求各地市州组织人员参加学习。株洲从各区县和企业抽了20来名同志,到长沙脱产学习。经过两个多月的培训,大家增长了知识,对外经贸有了基本的概念,心里更加有底。这批人后来成为各单位技术引进的骨干。

来了外宾,当然是住在株洲宾馆了,这里可是全市最高规格的宾馆,住宿条件和饭菜都是一流的。记得有一次与一批美国客人洽谈引进项目,我陪外宾在株洲宾馆用餐。饭菜丰盛而精致,用红白萝卜雕成的食品摆在餐桌上,美国客人赞叹不已,啧啧称奇:“Wonderful! It is art at all!”(太棒了!简直是艺术!)那时候接待外宾的饭菜既不昂贵也不奢华,但很有特色,美国人吃得十分来劲。有几个湖南风味的菜很辣,外宾吃得直喷嘴巴,汗水长流,但他们连呼“Delicious!”(好吃!)

经过各单位各部门人员的团结协作、发奋努力,株洲的对外经济工作打开了局面,多家企业颇有收获:有的引进了外资,有的引进了技术,有的购买了外国设备。当然结果并不一律,有的企业因此出现生机,有的企业则债台高筑……到1985年6月,株洲市外经委成立,外经办完成了历史使命,自行解散。我回到原单位,小刘留在外经委工作,他成为老刘之后,担任了外经委的主要负责人。

## 蓑衣

贺为民

初秋时节,去大京风景区旅游,在芦淞区白关镇一家柴火饭庄用餐,见墙上挂有一些些时农家用品,其中一件蓑衣吸引了我的眼球。我先用手机拍了下来,再走近仔细瞧了瞧,还用轻轻地摸了摸,蓑衣顶部配有一只圆形斗笠,衣身颜色青白相间,袖边还有些许棕毛脱落……看着看着,老家柴屋里挂着的父亲常用的那件棕红色蓑衣就在我的脑海里清晰起来。

记得读小学时,有天放学回家,看到堂屋里放着一件崭新的蓑衣。我问母亲:“这蓑衣是哪个的呀?”母亲说:“你父亲新买的。”我用手掂量蓑衣觉得好沉,用棕毛卷起来的半圆形领口和宽阔的披肩扎得牢牢实实,衣身用形塑线缝得紧紧的,棕红色的蓑衣上显露出一道道缝制的彩纹,看上去还挺美观。母亲告诉我,生产队开会,大家都说父亲吃得苦、耐得蛮、耐得烦,非要选他当队里的看水员不可。虽说这个差事比较辛苦,但是父亲没有推辞,还特意买回了这件新蓑衣。

生产队里的看水员主要做什么,就是管理水利。一年四季,春天要考虑备水搞春耕,夏天要考虑不同地段水的调节,秋天要考虑储备水防干旱,冬天要考虑如何结合水利搞农田基本建设,平时要随时巡查水的储蓄、流失情况。全队水田分布在九坡十滩的山村里,哪里缺水了,哪里流失水,心里都要有本账。可见,看水员的好坏,与生产队的丰收息息相关。

在儿时的记忆里,父亲每天一早就扛着板锄出了门。我吃过早饭离家去上学时也不见他回来,放学回家吃晚饭时也看不到他的影子,常常要等到山村掌灯时分,才见他扛着板锄走进家门。一旦下雨,他就会披着那件蓑衣巡逻在队里的沟沟坎坎、冲冲岭岭,忘我地尽着他那看水员的职责。在我的记忆里,越是下雨越是父亲忙碌的时候,遇上狂风暴雨,衣服湿透是常事。

记得有年夏末,我回湘中山区的老家度假。一天晚上,年过六旬的父亲因白天搞“双抢”太劳累,吃过晚饭洗过澡,就早早上床睡着了。谁知到半夜,天气闷得人窒息,一声声几乎要把山都掀起的响雷在头顶滚过,瓢泼大雨就跟着来了。见外面突然大雨,父亲想起队里那口大塘放水后冒筑坝堰,秋水贵如油,队里的晚稻还要靠大塘的水浇灌呢。想到这里,父亲一骨碌从床上爬了起来,背起蓑衣,提着马灯,扛着板锄出门蓄水去了……下半夜,父亲筑好坝,塞完坝回到家里,已被淋得像落汤鸡一样,全身筋疲力尽。一进门,他草草洗了个澡,就倒在床上呼呼睡着了。第二天早上,父亲见天气转好,想早点起来去扮米,可刚刚下床,就觉得天昏地转,上吐下泻,额头开始发高烧,也许是先天晚上淋雨受凉的缘故,他病倒了……从此,父亲患上严重的慢性支气管炎,每天早晚咳嗽不停,几年后就离开了人世。

一晃父亲离开我们30多年了。现在的老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科技的发展,村里早就建起了浇灌站,安上了能旋转360度的喷灌机,再也看不到父亲那样披着蓑衣巡逻的看水员了,每当节假日或回到老家,我就会想起父亲和那件陪伴他多年的棕红色蓑衣。

## 闲时

## 风景这边独好

罗小玲

秋末冬初,凉意十足,天麻麻亮,我和同学踟躇在校门口,边搓手边聊天。校门口有盏小小的灯,挥洒着一点光亮,周遭都是黑压压的,我俩的声音显得有些空洞。门卫大爷的睡眠质量着实好,任我们恶作剧般的大声聊天,房间的灯始终不会亮起来。通常,聊着聊着,男同学小张就拍着篮球来了。二话不说,举起篮球就砸大爷的窗,不一会儿,大爷气急败坏地来开门了,我们挤着窄窄的门缝进去,忍着笑,装作没有看见大爷黑着的脸。

这是我记忆里关于锻炼最鲜活的片段。那一年,我读高三,担心自己没有好的体力挤过高考的“独木桥”,便和同学约定着一起晨练。大半年里,我们一起跑步,直到天色渐明,直到操场上人越来越多,直到高考结束。

差不多30年过去,我快忘记自己曾经执着地热爱过运动了,仿佛一夕之间,却发现运动势在必行了。前几十年都不是魔鬼身材,好歹衣服能顺理成章地穿着,跟漂亮挂不上钩,但至少满意镜子里的自己。小眼睛歌星李荣浩关于减肥有一条:“坚持一个月以上。一个月后如果依然不瘦,建议改变自己的审美,觉得越胖越好看,以后就再也不用减”,观点很精辟;然而,我胖,却无法苟同越胖越好看,只能转而重塑自己。

反正孩子也大了,夜晚的时间变得宽松起来,没办法像30年前一样跑在黎明前,迎接初升的太阳,却能在每个夜晚的湘江风光带,一览春天的草长莺飞、夏天的枝繁叶茂、秋天的落叶缤纷、冬天的萧萧肃美。初时散步,搬到风光带附近好几年,熟视无睹,因散步太频繁与它亲近,夜夜看两岸灯光旖旎,江水默然奔腾。人潮汹涌中,也看着一个熟悉却并不认识的男男女女身形慢慢壮大,由此了解,散步对部分人和我而言,是不能减肥的。不得已间,江边美景如风掠过,身体渐轻盈,也愈发对自己严格起来。

一直不喜欢从前健身的概念,无论男女,那些大块头的肌肉,除了凶猛,委实想不出第二个形容词,也欣赏不来。这几年,健身的效果必须达到穿衣有肉、脱衣显瘦的观点出来后,很是迷恋肌肉线条美不胜收的小哥哥小姐姐。这一阵子看芒果台的《舞蹈风暴》,那些舞蹈演员的身形精瘦却线条清晰,马甲线、人鱼线、八块腹肌,每次观看,我都要惊呼。因为如此,我由迷恋一步步沉醉其中。

找了一个固定的健身房,请了一位教练指导,一周三四次,每次两三个小时,锻炼肌肉加有氧运动,时间飞逝也似过去,累且快乐。刚开始,以为自己是健身房里年纪大的,羞涩中还带点遮掩,一来一去才发现,旁边挥汗如雨的大哥或大姐,随便一位,都比我大10岁甚至20岁。于是,退去羞赧,也旁若无人地大汗淋漓。一点点变化起来,比年轻时更强健的大腿,更纤细的腰肢,更挺拔的脊背,更好的精神状态与睡眠质量,慢慢的,都在拥有中。也许还有更多,等待岁月一一印证。填满了孩子长大成人离家后的寂寞与空虚,无趣的我,曾把孩子当成除了工作以外的全部。有了叫不出名字却熟捻的朋友,每一次健身房的遇见都当成最美的相约。有同学笑笑,又不是男人,不可能没事就秀马甲线和腹肌呀。无语反驳间,却也在贴身紧致的健身服上身时,在心中给镜子里的自己点个赞,毕竟,任何努力都不会白费。

风景这边独好,尚不需踏遍青山,能寻到一处风景,怡然自得,也算是人生造化了。

## 收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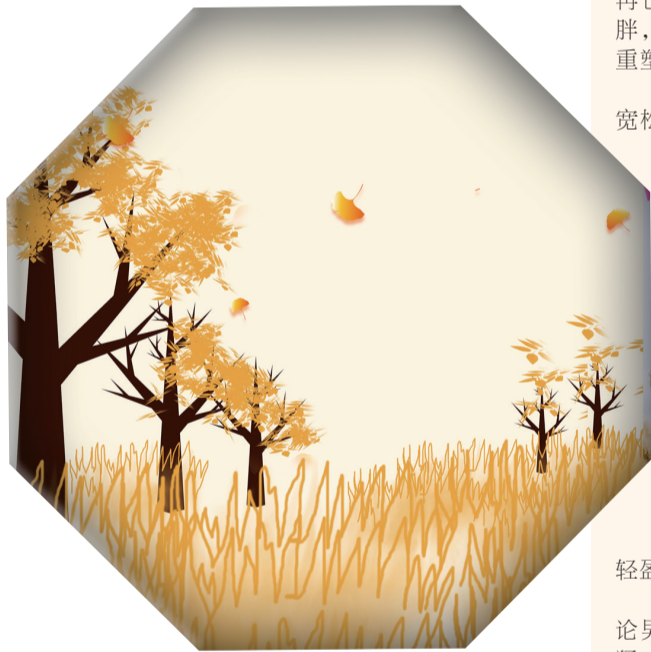
罗玉珍

相对来说晒谷子没有打谷子累,但收获时节天气任性,总是晴雨不定,通常你以为不会下雨却突然下大雨,你以为雨至少五分钟才能到它却五秒就砸下来了,而你将所有谷子收齐了装好需要十几分钟。有时你以为会下雨,急急忙忙将谷子都收入粮仓,它却突然一阵风一开云,马上又成了晴天,你又得把谷袋扛出来,重新摊开重新晒。

我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有时天气本来很好,突然间风就不对了,乌云也来了,于是拔腿就往谷场上跑,但还没到半道上,大雨就撒豆那样砸下来了,好不容易晒上几天,暴雨一下,谷子又全都淋透了。因而你得时刻关心天气,看云,看天,闻风,但这个事情并不容易,天气预报都有不准的时候,就算在山里住了七八十年的人,也不能完全捏准天气的脾气。

一般情况下,连续几日的艳阳天能把谷子晒干,彻底晒干之后,要装好,这时候就要用上风车了,风车大概由摇手、风箱,木扇叶,漏粮斗,出风口等组成,风车扇动时能将谷子分离,瘪的圆的好的坏的全部分开,谷中灰尘碎叶扇飞,瘪的谷子都分离离走,饱满的有重量的谷子直接落入出谷口的谷箩里。到这个时候,谷子就可以安安心心被放入粮仓了,这个时候才算是完成收获了。

说到做事情,哪有完全轻松的呢。粮食不是随随便便能种出来的,没做过这些事情的人只知道米饭是什么,而我知道在它之前要经历什么。



## 伞顶米粿

张宗文

日。

为使伞顶米粿做得精致一点,客家人又从山上捡回几颗开裂的杯树子,洗净,沾少许红色食用染料,在刚蒸熟的米粿锥顶上用手轻轻一按,伞顶米粿上便能让人感受到桃花盛开的春天气息。

到了大年初一,组里的大人们相约在一起,拉一支五六人的队伍,敲锣打鼓去给左邻右舍拜年,我们小孩便屁颠屁颠地跟在后面凑热闹。每到一户人家,锣鼓震天,鞭炮噼啪地想个不停,甚是喜庆。等到锣鼓停下来,主人便会热情地拿出伞顶米粿,摆一桌碗筷招待客人。

伞顶米粿也可煮着吃。取若干个用刀切成均匀碎块,放在锅里,加适量清水煮熟。再放入少量生姜、葱末、食盐、植物油。夹几丁放入嘴里,清淡而芬芳,别有一番风味。若用肉汤、蛋汤,则味道更加鲜美。

最妙的吃法,是将伞顶米粿用清水洗净,然后在锅底放上少量茶油,用温火把伞顶米粿炸得通体变软,直至表皮微微发黄,再用筷子夹起来,用盆子盛着,淋上一点野生蜂蜜。看起来赏心悦目,闻起来满屋飘香,吃起来甜而不腻。小时候,母亲给我们做过好几次,我感觉那是世界上最美的食物。长大后,我曾品尝过长沙火宫殿的糖油粿粿,西安回民街的肉夹馍和羊肉泡馍,南京夫子庙的蟹黄烧麦与黄桥烧饼等小吃,味道虽不错,可不知怎的,总感觉不如母亲当年做的伞顶米粿。

如今,很多客家人都走出了大山,家里的木臼木杵早已损坏。住在大山里的部分客家人,也已改用粉碎机加工米粉。明年正月,不知还能否尝到原汁原味的客家伞顶米粿?

## 神农风

南太行的深秋  
(三首)

秦华

我要你把铁石心肠一点点敲碎  
像他们把山峰敲醒  
此时,我只能用飞崖走壁的梦想  
亲近巨蟒的翅膀  
用蚂蚁的虔诚  
攀上艰难的高度  
而身体的路也由此打通  
奔流,热烈

石头是他们的一切  
用来阻挡和推翻  
用来行走和穿越  
用来砌房子叮叮当当守住生活  
石头的深渊  
挂满了苍松的惊艳  
我向往这个季节能与山峰相守  
有雄菊以及野柿的灿烂柔情  
与漂漂欢喜共荣

磅礴是无形的  
让人渐渐用粗犷豪放的个性去感受  
峭峻与享受生命  
太阳在崖壁赤裸的胸肌上碾过  
内心生出纹理和层次  
山楂树结满了硕果  
用它们鲜红的嘴唇  
亲吻 深秋

## 石头上的村庄

人的秉性  
往往就是从石缝中一迸而来  
我崇拜原始的力量

这里的村庄是从石头中来的  
石门巍峨  
刀削的平面上爬着人影  
石头的长廊里光影婆娑  
蜿蜒的石窗独自把持绝险的风景

天空有大鸟盘旋  
脚下的乱石被秋天虏获在彩色的裙摆下

有了路  
欲望也在石头中拥挤  
开山前辈坐在石阶上合影收费  
拾级而上的商业  
找不到晒秋——一种让人深爱的  
宁静而忘我的劳作

## 山的走势

我喜欢魁梧的男子  
就如同这里的山简明干净  
宽大厚实  
斑驳的脸颊  
像威严的长者  
又像巨大的龟袒露出它的肚白  
向我举手投诚

我做过的梦一定是杨树敲定的  
风吹起来的黄色  
这界线分明的大地  
坦荡而壮丽  
笔直的树群下我看见秋天有种  
跳动的克制——豁达,淡泊  
冷起来很多东西都会增加重量  
包括山的走势

投稿邮箱:  
zzfkwy@163.com